

# 增訂新版自序

黃俊傑

這部《沈宗瀚先生年譜》的初稿完成於一九七八年秋間，其後續有修訂，而於一九八一年八月印行初版。在絕版大約五年之後，現在這部增訂新版問世之時，上距宗瀚先生謝世業已十年了。

這部書稿的撰寫，初非有意爲之，它基本上是我的農業史研究的副產品。自從大學時代開始，我對農業與農村問題就產生極大的興趣，常到臺大農學院旁聽楊懋春先師所授的「鄉村社會學」等課程，希望從學術立場爲我所熟悉、所關懷的臺灣農村，找尋一條出路。從一九七五年開始教書以來，我開始有系統地蒐集近代臺灣農業史的相關論著與史料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我逐漸發現了宗瀚先生在現代農業史上的重要性。和他所領導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，與戰後臺灣農業與農村是分不開的。爲了更深入地釐清這一段所謂「臺灣經驗」，我開始從長期所蒐集的史料中，挑出有關宗瀚先生的部份，加以整理排比，撰成年譜長編初稿。到了一九七八年夏間，《年譜》初稿長編已近殺青階段的時候，我才獲緣拜見宗瀚先生。

記得初次拜見宗瀚先生大約是一九七八年五月間的某一天午後。他的親切誠懇和藹可親，解除了見面前我的侷促與緊張。待談之際，宗瀚先生告訴我，他自從民國十六（一九二七）年任教金陵大學開始，所寫大部份的檔案、報告、公文、論文……等都留有副本。他並引導我參觀置於

他辦公室，裝訂成冊的手稿和文件。我當時的欣喜若狂實非筆墨所能形容，於是，就利用這批資料，將《年譜長編》初稿很快地增訂成爲定稿。在爬梳這批資料的過程中，我對沈先生一生治事爲學那種一絲不苟，實實在在的風格，開始有了最親切的體認，衷心欽佩。

在我所親炙宗瀚先生的風範，以及在他逝世之後細讀他留下的大批史料之中，使我最敬佩的另一點，是他堅守農業心繫農民的心志。宗瀚先生從少年時代立志學習，一生奉獻中國與臺灣農業，這是人人共知的事實。正因爲他堅持此志畢生不渝，所以，他在二十世紀農業史上，所留下的腳印是紮實而深刻的。近年來，我的研究工作轉到農復會（1948.10.1-1979.3.16）的歷史，我愈深入農復會的歷史，就愈瞭解沈先生所代表的其實正是早期農復會的工作精神——「以農民爲主體」的精神。

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對中國農業問題的看法，至少有四個比較明顯的流派：第一是「農業派」，認爲中國農業的根本問題是生產力的提昇的問題；第二是「平教派」，認爲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在於平民教育水準的提高；第三是「分配派」，認爲中國農業的落後乃是由於帝國主義者、資本家和地主對農民的剝削；第四是「折中派」，認爲農業技術創新必須與制度改良同時並進才能解決中國農業問題。這四種意見，取徑固然有所不同，或從農業技術創新入手，或從農民教育著眼，或主張以地權分配爲要務，或以技術與制度並重，但是，他們有一個共同之處——這就是他們對「農民主體性」都同樣地加以肯定。他們在不同程度上都承認只有農民才是農業發展

的主體，農民生活的提昇是一切農業技術改良的最終目的，而土地改革正是從制度面根本保障農民之不再受剝削。由於這項基本認知，所以，當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農復會創立，綜合以上四派見解時，「農民主體性」就特別受到重視。蔣夢麟曾特別強調農復會工作的根本原則就是以農民爲依歸，他說：

自地方及農民處瞭解彼等需要，而非教導彼等何者乃彼等所需要。因彼等所需，彼等自身瞭解最清楚也。由此一方針，故本會工作常在進步中，常從農民處獲得新的經驗。吾等不以先入之觀念推行工作，但虛心自農民處學習。此乃本會方針所以不斷進步之一重要因素。不問吾等之意向如何良好、計劃如何健全，倘不為農民所需要，吾等無法勉強使之實行。

所謂「自地方及農民處瞭解彼等需要」，正是早期農復會最根本的精神之所在。沈宗瀚先生的一生所展現的正是這種以農民爲主體的精神。這種精神在今日特別值得我們懷念，並發揚光大。遠在一九七九年，著名的經濟學家 Eric Thorbeck 回顧戰後臺灣農業發展的歷程，就指出一九七〇年代末期的臺灣農業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，未來何去何從，有待於明智的抉擇（參看：Eric Thorbeck, "Agricultural Development," 收入於 Walter Galenson ed., *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: The Postwar Experience of the Republic of*

*China, Ithaca and London: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, 1979, p. 194*。十一年後的今日，臺灣農業仍在這個十字路口徘徊，但隨著一九八七年解嚴以後整個大環境的急速變遷，國內農民的政治自覺日益提昇，農民的主體意識日益成熟，他們勇於走上街頭，爭取最起碼的經濟人權；另一方面，來自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壓力，卻又日甚一日，美國三〇一條款的夢魘，像一隻貪婪的蒼鷹始終盤旋在臺灣的上空；來自中國大陸的走私入口農產品，則嚴重地打擊臺灣農民已經江河日下的農業收益。一九五〇年代臺灣農村的風和日麗，滿園春色，凌夷至於今日已經變成雪冷霜嚴，秋聲蕭瑟。三十年前臺灣農村所見的幾點鷺鷥，一雙瀟瀟的景色，在今日的工業污染之下，已經轉變為枯井頹巢，磚臺砌草。如何在這種臺灣農業的困境中走出一片蔚藍的天空？這是我們當前努力的方向。所謂「述往事，思來者」，我衷心期望這部書稿的再版，能使我們在臺灣農業的道路上走得更正確、更紮實！

最後，我必須感謝中央研究院的張朋園教授，八年前張教授為本書初版寫書評，給我極大鼓勵，也增加我修訂本書付諸再版的信心。阮忠仁先生和李筱峰先生曾詳讀本書初版，提示意見，我非常感謝。阮先生並為本書〈中篇〉貢獻甚多修訂意見，在增訂過程中我已斟酌採納，謹特別向阮先生敬致謝意。巨流圖書公司熊嶺先生為本書的印行備極辛勞，衷心感激。

自序於臺北市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五日

沈宗瀚先生逝世十週年祭日